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一

起上章困敦盡玄黓攝提格凡三年 操破袁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入讖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號魏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諡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諡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遷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曰皇明一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案道無為曰帝

黄初元年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黄故紀元曰黄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魏王操謚曰武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僞謂人不能亂其明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陳讀曰陣意思安閒思相吏翻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埶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施式豉翻分豪不與豪即毫字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好呼到翻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曰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芟所銜翻幾居希翻是時太子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沛國譙人小兒者以鄉人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沮在呂翻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黄巾所降者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曰廩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帮券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鄢陸德明

謁晩翻入於建翻師古音偃問逵先王璽綬所在璽斯氏翻綬音受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號戶刀翻中庶子司馬孚諫曰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行戶剛翻孚厲聲於朝曰朝直遥翻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治直之翻羣臣

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侍漢帝詔命也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鄢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辦與辦同蜀本作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户化翻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此漢改元魏志也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

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銜翻悖蒲内翻又蒲沒翻　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猾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姦等員掾俞絹翻　及弟黄門侍郎廙并其男口并男口誅之絶其世也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

分扶問翻埶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難乃旦翻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謂左右中

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鉤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弔翻司馬孚曰令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也朝直遙翻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夏五月戊寅漢

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漢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凉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黄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行凉部久矣故進等皆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武威太守毋丘興毋丘複姓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為賊埶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

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埶難卒離卒讀曰猝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降戶江翻下同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誘音酉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黄華懼乞降據裴松之註華即後為兖州刺史奏王淩者也事見七十五卷

邵陵厲公嘉平三年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燉徒門翻卒子恤翻下同

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黄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埶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舉綺翻從後牽曰掎又云偏引曰掎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也一曰流輩也率於父子之愛

而廢君臣之義是常人之流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黄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内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廵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恊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来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工翫翻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為新城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為長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為孟達叛魏張本為于偽翻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

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　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内附種章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伎巨綺翻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謂三代之季也七雄之敝秦趙韓魏齊楚燕為戰國七雄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麻絰也居父喪苴杖禮既葬而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哀倉回翻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人道之紀一旦而

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處昌呂翻）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隳）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釐降二女以嬪于魏）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

攝總錄也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舉漢制也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復扶又翻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内治民事治直之翻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内侯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其事衆甚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含孳玉板讖佐助期孝經中

黃讖易運期讖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傅巽衛臻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繼之者司馬懿鄭渾羊祕鮑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築壇于曲蠡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阼袁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袁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

使者以璽柢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山陽縣屬河內郡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今復舊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

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自是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繼翻　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朝直遙翻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數所角翻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中藏故事之處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之曰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謂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有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使疏吏翻燉徒門翻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帝召東中郎將蔣

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重將即亮翻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

臣俱求見見賢遍翻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佐治治直吏翻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

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眂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眂射而亦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二年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按二月辛丑朔無乙亥春正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覇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户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世孫闕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次子康之弟也　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王于況翻

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懐推讓推吐雷翻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為于偽翻王不恱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為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顔色美好葢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葢地數畆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案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葢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埶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

之治直之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溫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意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諸侯何啻萬國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帥讀曰率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如共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在周漢之間皆謂之

霸而不王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有窮之於夏共和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秦焚書坑儒

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

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

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

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黄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黄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

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

火故為火德堯嬗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嬗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

水生木故為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及漢

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土地卑下謂之島中也)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以為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夏戶雅翻)要

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

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呂翻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靳翻然天下離析

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識音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魏下當有晉字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南唐初欲祖吳王恪

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溫公紀年之意具于此論中矣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更工衡翻五月辛巳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瑁莫報翻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入鄴見六十四卷漢建安十年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甄之人翻太祖為之

聘焉為于偽翻生子叡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宮置貴嬪始此孔頴達曰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張本帝以宗廟在鄴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詔曰灾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

罪已其興也勃焉左傳臧文仲曰禹湯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

眚勿復劾三公又翻復扶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

王晉書地理志劉備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撿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

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漢主耻關羽之没將擊孫權翊軍將軍

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

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埶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後

矣卒讀曰猝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處昌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宓不應州郡辟命故曰處士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貸原也赦也下遐稼翻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差次也過差猶令人言過次也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檛陟加翻箠也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發其

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飛義釋嚴顏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

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遺于季翻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為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吴解仇繼好魏氏其旰食乎易以䜿翻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孫嘗語子瑜曰語牛倨翻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子瑜答孫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質如字分扶問翻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間古莧翻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

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杜佑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為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孫權始命呂蒙為大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昉此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

虎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鄴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南郡應劭曰輿音預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植以兄忌貶侯今乃改封縣侯甄城縣屬東郡蜀本作鄄城當從之鄄音絹築陵雲臺據水經註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為于偽翻下同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復扶又翻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陿即狹字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

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分扶問翻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權破南郡得于禁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朝臣皆賀朝直遥翻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降戶江翻下同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

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于禁須髮皓白

形容憔顇顇與悴同秦醉翻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郯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晉禽于殽秦穆公復用之以霸西戎父音甫拜安遠將軍安遠將軍號亦前此未有也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畫古畫字通禁見慙恚發病死恚於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賞慶刑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即就也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票騎南昌操挾漢而命之也事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官輕埶卑其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彊其兩翻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魏王加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彼直為侯江南

士民未有君臣之分分扶問翻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封增土以培之殖養之使蕃茂也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傅讀曰附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諸將以

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兖州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又城武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朝直遥翻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又翻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椐杖詩其檉其椐傳云椐樻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令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

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劒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馮讀曰憑著直畧翻見賢遍翻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晉志曰光禄大夫漢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朝見位次三公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又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横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梐枑今官府前乂子是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楊彪有愧於龔勝多矣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無幾何而

龍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費父沸翻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鸇陰口鸇陰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鸇陰口鸇陰河口也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二漢志武威有揟次縣孟康曰揟音子如翻次音咨即且次也胡以為神引還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見賢遍翻當因

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冦鈔（鈔楚交翻）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將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姓譜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傳信）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

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畧翻）此為虎傅翼也（為于偽翻傅讀曰附）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令先使羌胡鈔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埶（沮在呂翻）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詿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帥所類翻）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

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葢時宜耳復何損邪復扶又翻後同遂受之吴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刄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為于偽翻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善覘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

其氣已奪矣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三州荊揚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刀翻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傳直戀翻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章

故趙咨以此言譏之摘蜀本作擿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此二語本之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量音良勝音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牙長大餘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群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為駭雞犀玳瑁狀如龜腹

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盂諸蕃志玳瑁形如龜鼊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間錯邊襴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棹水而行鬣與首班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鞭血成班者妄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黄喻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禁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山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騫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為飾鴨馴狎能鬭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長也

吳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禹别九州任土作貢此常典也魏所

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謂與蜀相距復須備魏也）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孫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闇音陰）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史言帝為敵國所窺）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騎奇寄翻）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

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姓譜沈姓出吳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真封于沈鹿其後有沈尹戌沈諸梁珩音行）幷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好呼到翻）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朝直遙翻）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昌臨釣臺

水經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醉者以水灑之醒然後能飲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耳樂音洛下同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倮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翻為是者所以諫也王大怒手劍欲擊之手劍手援劍也記曰子手弓手守又翻侍坐

者莫不惶遽坐祖卧翻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過三爵懼其失節也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劉繇為孫策所襲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蹋徒

臘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闔柔上貢獻求通市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上時掌翻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種章勇翻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彊盛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諸部也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分扶問翻軻比能部落近塞近其靳翻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

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晉志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　詔曰令之計孝計孝上計吏及孝廉也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鄯上扇翻龜茲音丘慈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

校尉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訖不能通今雖置戊已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翻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黄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悍下罕翻下盱翻易以豉翻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為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領古嶺字通軍於夷道猇亭裴松之曰猇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吳將皆欲迎擊之將即亮翻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卒讀曰猝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

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罷讀曰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埶正由此耳諸將不解解古買翻曉也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佷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孟康曰佷音恒唐峽州辰陽縣有佷山佷音銀杜佑曰峽州長陽縣漢佷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作長陽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皇

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

甲午帝行如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鄄音絹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絶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言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即監國謁者也朝直遥翻為于偽翻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儕士皆翻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慎好學好呼到翻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

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王睦之故智也

癸亥帝還許昌　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既以孫權為荆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屬建

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史追書耳杜佑曰吳建平今巴東郡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翻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初委翻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

易失（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今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枕職任翻）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翻）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令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沮在呂翻掎居蟻翻）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相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漢主升馬鞍山（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

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㳂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鐃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注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鐃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鐃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彤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彤余中翻殿丁練翻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

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舫甫妄翻方舟曰舫又並兩舟曰舫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言操甲執兵以臨敵周欲就死未嘗習走也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言至今日而事始定乃知調度自有方耳調徒弔翻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討逆謂孫策也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彊界此彊對也彊對猶言彊敵諸君並荷國恩荷下可翻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高爵厚禄受恩多矣總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有以上報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復扶又翻軍令有常不可犯

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吴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寇恂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于漢獻帝以命伏完然猶未加大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好呼到翻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吴而敗時正

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埶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復扶又翻）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内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鄉）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上事謂上

奏言兵事也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上時掌翻

饑　漢主既敗走黄權在江北道絶不得還八月率其衆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黄權

權不負孤也以不能用權言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

順欲追蹤陳韓邪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

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

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自此以後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知者猶為之註加侍中使陪乘陪乘猶驂乘也乘繩證翻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葛謂諸葛孔明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須待也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與讀曰豫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橫戶孟翻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背蒲妹翻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處昌

（呂翻）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謂其外家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言罪加於常人犯法者一等也）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漢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極省五官將惟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仕限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潛任城人也蓋自潛始著棧仕限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賈公彦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見孟子今後宮嬖寵當亞乘輿嬖畀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非度猶言非法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軍司馬東里衮東里之先以居里為氏詣帝自陳誠欵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復扶又翻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為于偽翻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

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卒讀曰猝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吕範又據賀齊傳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齊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頼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淩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于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邉明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矦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郃古合翻吳建威將軍吕範督五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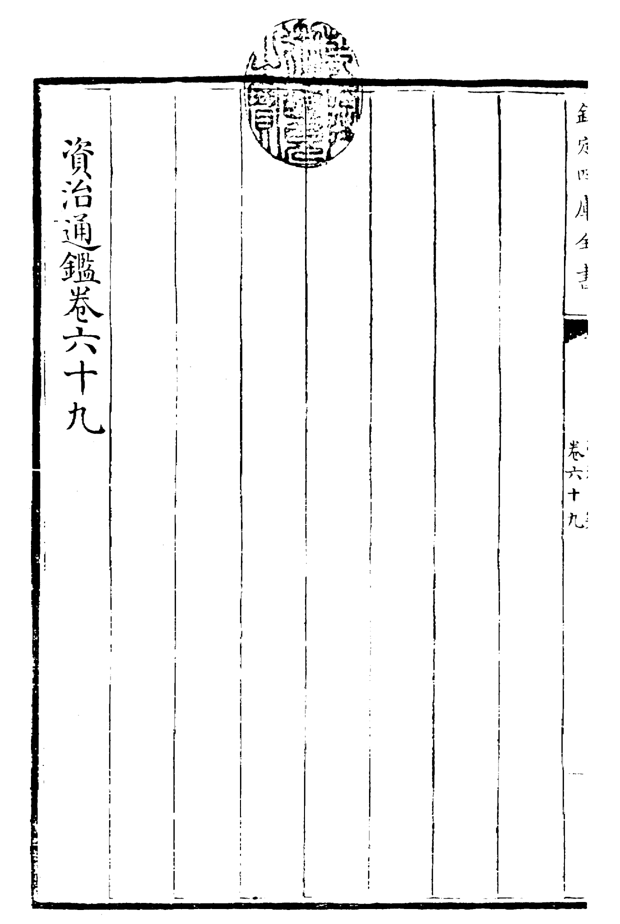
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藏讀曰藏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其副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藏字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　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為于偽翻又云以登年弱

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来孫邵字長緒吳王稱尊號以邵為丞相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樂音洛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吳改元黃武亦以五德之運承漢為土德也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荆州是年二月置郢州吳畔復為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宛於元翻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鋭卒將即亮翻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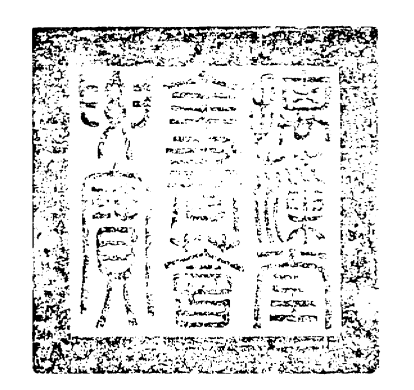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埶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復扶又翻）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徼堅堯翻）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沮在呂翻）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沈持林翻）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緪纜悉斷（緪古杏翻纜盧瞰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迸北孟翻）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

死　庚申晦日有食之　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聞魏師大出遣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通親謂通使而交親也創初良翻復如字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漢漢嘉太守黄元叛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國蜀分為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據潘璋傳則江陵中

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以為南郡外援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二 起昭陽單閼盡彊圉協洽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黄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吴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去年吴將孫盛據中洲 郃古合翻又曷合翻 二月諸葛亮至永安 水經注蜀先主為吴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

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羡溪羡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注以為沙羡誤矣杜佑曰羡溪在濡須東三十里朱桓分兵赴之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孔安國曰業業危懼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將即亮翻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濾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

馬罷困罷讀曰疲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背蒲妹翻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埶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誘音酉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內與納同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皋即其地今曰柘皋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孟康音

拓姑杜預曰槖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陸德明曰槖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陳讀曰陣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瑾渠吝翻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絶城中兵多腫病

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少詩沼翻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陿陿與狹同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州也即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言行兵不

敢履危道夫兵好進惡退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謂橋或為敵所斷也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慼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長知兩翻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

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蕞徂外翻治直之翻孫權識虛實陸議見

兵埶陸議即陸遜遜傳云遜本名議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據險守要謂蜀汎舟江湖謂吳卒讀曰猝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良將即亮翻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埶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初黄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縣漢屬蜀郡蜀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渠容翻時時亮東行省疾省悉景翻成都單虛

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曶呼骨翻）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兾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吴求活耳但勑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獲斬之（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揵為南安縣入于江所謂南安峽口也）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荅獻公語意漢主又為詔勑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夭於兆翻短折曰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復扶又翻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自漢以下所以詔勑嗣君者能有此言否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

年六十三謚曰昭烈謚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蜀後主諱禪字公嗣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瀍制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遠于顧翻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

蹻訖約翻屐也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所謂相違覆也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少詩沼翻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隴畒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州平崔烈子均之弟也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叅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角翻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薄義

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顒魚容翻）諫曰為治有體（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為于偽翻）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

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令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謚法猛以彊果曰威服叛定功曰威　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魏壽亭名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大水 吳賀齊襲蘄春虜太守晉宗以歸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蘄春郡即蘄陽也東晉避諱改為蘄陽水經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蘄河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為蘄春太守齊襲而虜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耆渠伊翻長也老也今峽州之間猶謂閭里之長曰耆帥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闓音開又可亥翻闓自交州道求附於吳正姓也秦有正先 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伉口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誘音酉諸夷皆從之牂

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牂柯音臧哥巂音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閉越巂之靈關）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也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翻）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與讀曰預）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遂各偃息

養高偃息言偃卧以安息也鮮有進納鮮息淺翻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古者刑政有疑輙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冦大司冦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冦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直遥翻下同數所角翻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　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廵九月甲辰如許昌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吏翻下同申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為于偽翻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

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埶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荆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外有斜駱子午之險內有劍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如字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朝直遙翻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黙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是歳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後張飛之女也

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灋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歳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

郡張温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絶使疏吏翻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倨翻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禾翻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又翻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洛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枹音膚吳王大笑曰君之

誠款乃當爾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吴侍中辛毗諌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修之謂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君之怨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從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遺于季翻下同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植木於內以蘆葭遮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葭遮護之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既翻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黯翻時江水盛長長知兩翻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騎奇寄翻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居希翻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

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怖普布翻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乘繩證翻將即亮翻下同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吴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降戶江翻下同中領軍衛臻曰晋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内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以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

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祜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權恃長江未敢亢衡亢與抗同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少詩照翻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之制豔好為

清議好呼到翻彈射百僚覈奏三署三署謂五官左右三署郎也射而亦翻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處昌呂翻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謫罰也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論語子游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易以豉翻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沮在呂翻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坐自殺謂賜死也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賤也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姚

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温字惠恕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而敗幾居豈翻　冬十月帝還許昌　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誘音酉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更工衡翻步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闕貢獻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掎魚豈翻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

類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擕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數所

翻角

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軍録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禄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書之隨駕者後臺謂尚書臺留許昌者也

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吴也召讀曰邵

乙巳還許昌　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漢諸葛亮

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謖所六翻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又翻下同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漢俗謂天子為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埶也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曰猝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宫

正鮑勛諫曰據勛傳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幾居希翻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黠下八翻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灋勛信之子也鮑信從武帝戰死夏五月戊申帝如譙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

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為于偽翻）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當丁浪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坐徂臥翻）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

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適音的心之所主為適心之所否為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輙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宣明也布也泄漏也）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中書郎魏曰通事郎晉為中書侍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為于偽翻下同）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

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重直用翻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瀘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為于偽翻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利成郡兵蔡方等反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武始分置利成縣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任音壬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為將軍　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巂音髓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平夷縣屬牂柯郡余據蜀志庲降督任平夷蓋僑治非庲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爲庲降督乃自平夷移任建寧味縣後遂爲寧州治所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牂柯音臧哥復如字又扶又翻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閒陳讀曰陣下同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祗如此

即定易勝耳易以豉翻下同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復扶又翻亮遂至滇池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即就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喪息浪翻易以豉翻下同殺讀曰弒殺其郡將是亦弒也自嫌釁重若留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粗坐五翻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復扶又翻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東逕譙郡人東南至下邳淮陰縣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廣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處不可考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

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洶許拱翻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要一遥翻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葢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據蔣濟傳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

土豚日録作土塍廣韻作土圸注云以草褁土築城及填水也遏斷湖水斷丁管翻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没郡縣衆數萬人番蒲河翻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熈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内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

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吴陸遜以所在少穀少詩沼翻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吴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注云并兩耜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　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數所角翻帝益忿之帝

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灋太守孫邕見出過勛見賢遍翻過古禾翻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標表也埒說文曰庳垣也又封道曰埒埒龍輟翻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塹七豔翻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用趙高事收付廷尉廷尉灋議正刑五歲灋議引灋而議也正結正也五歲刑髡鉗為城旦舂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北角翻帝大怒曰勛無活分分扶問翻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

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卷二年三年華戶化翻求請勛罪帝不許髙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台詣尚書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票匹妙翻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灋下獄當死稱尺證翻下遐稼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

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見上卷元年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亦翻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又翻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為于偽翻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鎮軍撫軍皆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並受遺

詔輔政丁巳帝殂年四十通鑑書瀍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說文曰殂往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思相吏翻

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

日衆人側聽譁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涖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左傳晉卻芮曰有黨必有讎讎黨則毁譽無端毁譽無端則眞僞失實譽音余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甄之人翻　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蕤如隹翻　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葬于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為陵　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文聘時屯石陽祝穆曰魏初定荆州屯沔

陽為重鎮晉立沔陽縣江夏郡自王昶移理焉今臨嶂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此地夏戶雅翻朝議欲發兵救之朝直遥翻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薦翻治直之翻勞力到翻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乘登也吳王遁走　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

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　吳丹

陽吳會山民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會工外翻復扶又翻攻沒屬縣吳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三郡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楊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注誤誠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楊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誘音酉降戶江翻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冬十月清河王冏卒　吳陸遜陳便宜勸

吴王以施德緩刑寛賦息調調徒弔翻又云忠讜之言讜音黨善言也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求猶乞也數所角翻王報曰書載予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䟽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讜音黨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華户化翻票匹妙翻歆讓位於管寧

帝不許徽寧為光祿大夫勑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北海朱虛人青州所部從才用翻寧復不至復扶又翻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絶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爕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

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豉翻）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過工禾翻）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徽（說輸芮翻）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降戶江翻）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要讀曰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呂岱子孫無聞

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國在真臘北徼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 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督督督督將也 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 番蒲何翻魴音房 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 為于偽翻 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 沈約志魏武帝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改為中書令置監 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 數所角翻 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埶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 事見工卷文帝黃初

三年江陵被圍歷月被皮義翻權裁以千數百兵往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瀍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脩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句音勾國語句踐既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

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禦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府即其地今有語兒鄉施弋智翻漢之
文景欲恢宏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
服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明邺遠者略近事外者簡
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
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
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
遙翻華如字若且先成象魏象魏觀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修城池其

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賔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叅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塞悉則翻宫中府中俱為一體蜀後

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否皮鄙翻若有作姦犯科科律條也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灋也觀孔明所謂兩不宜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為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黄門侍郎費父弗翻禕吁韋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遺于季翻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式亮翻姓也性行淑均行下孟翻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遠于願翻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見事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水經註瀘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深入不毛地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駑音奴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分扶問翻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治直之翻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過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諏遵須翻諮事為諏察納雅言雅正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升離力智翻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註沔

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隋罷郡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治不改大業二年改嶓冢為西縣唐屬梁州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音冑掾丞相掾也音于絹翻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希慕也鄭氏周禮注屬合也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又自往拔

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數所角翻斜余遮翻谷音浴橈奴教翻曲也屈也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荊徐揚豫也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復扶又翻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令日見兵見賢遍翻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場音亦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罷讀曰疲帝乃止 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遥翻處昌呂翻司馬芝等舉朝大議朝直遥翻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初營宗廟於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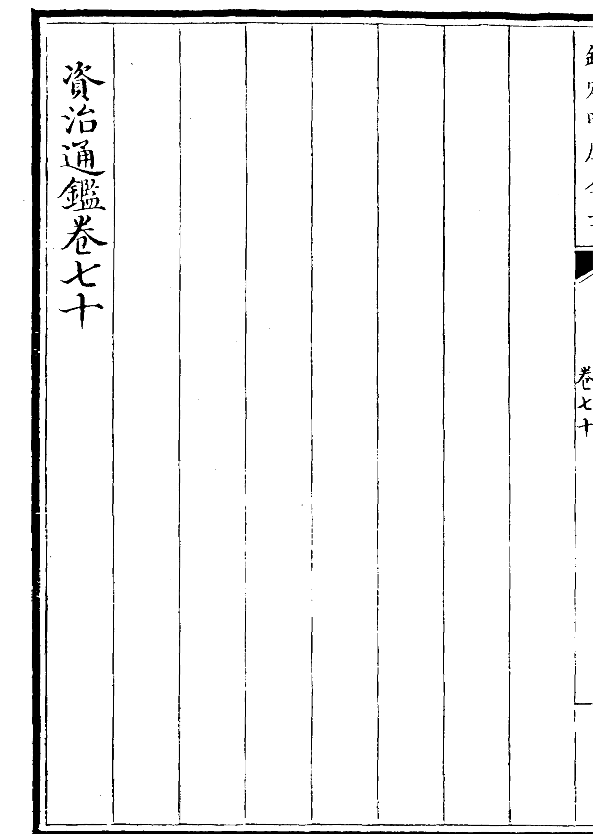
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宛於元翻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毛嘉之女也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馬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卞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好呼到翻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

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浪翻虞氏遂紲還鄴宮紲敕津翻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議復肉刑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

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髠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髠刑居作五歲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訾津私翻釱大計翻在頸曰鉗在足曰釱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髠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寢是歲吴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犇爲韓綜爲吴所禽張本初孟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卒子恤翻達心不自安諸

葛亮聞而誘之誘音酉達數與道書陰許歸蜀數所角翻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曰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闌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闌塞蓋

吴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闌塞也晏頬要云役陵城在金州洵陽縣庾雍漢水記即木闌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司馬懿時屯宛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上時掌翻比必寐翻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七十